旁白:

谁能猜到斯拜得二世是一只蜘蛛，而它的坐骑——也是它喜欢呆的地方——就是房东奶奶家柴房里停着的一辆电瓶车。

我坐在后座，抱住查理苏的背，耳畔风呼呼地吹。电瓶车也有很多好处，隐蔽性强，还能避开晚高峰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什么时候会开的电瓶车啊！

查理苏:

Charlie无所不能，我还要向你证明多少次。

旁白:

风声把我们的声音撕扯成一片片。我们在电动车道上开，旁边的主路堵塞了，车流一动都不动，满街亮着没有尽头的灯带。

我们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，车窗里百无聊赖的人都回过头看，像是在行注目礼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有没有种巡视领土的感觉？

我:

有！

查理苏:

I’m the king of the world！

旁白:

他喊了一句，我也受到感染，跟着他喊，这下子真引得人人侧目。

蜘蛛是斯拜得二世，电瓶车是王者的坐骑，整个城市都是我们的领土，跟着查理苏在一起，无论怎样的日子都会变得精彩。

突然之间，我有点释然。我应该更信任他一些，他懂得调节自己，懂得如何把这段艰难的时光，变成瑰丽想象的一部分。

终于，我们抵达了目的地，电瓶车停在一座看起来有点破落的两层楼前，楼里静悄悄的，看起来已经没有人了。

我:

确定是这里吗？

查理苏:

确定。

旁白:

查理苏停好车，摘下头盔，走到近前，目光落在大楼上时，也不免皱起了眉头。

查理苏:

老何说这个组织已经销声匿迹了相当一段时间，看来是真的。

旁白:

昏暗的楼门内走出一个人，穿着再正常不过的衬衫和裤子，看起来四十岁的年纪，神色严肃而疲惫，他停在我们面前。

？？？:

陈先生吗？

查理苏:

我是。

旁白:

男人伸出手，与查理苏交握一下。

？？？:

我是药物安全保障协会的会长，姓沈。这位是？

旁白:

他看见我，我赶忙准备开口，唯恐查理苏说“这是我的未婚妻”，那可就暴露得彻底。

仿佛猜到了我会想什么，查理苏略略侧过头，眼神里带着半真半假的谴责，意思大概是“我有那么白痴吗”。

查理苏:

这是我……志同道合的伙伴。

旁白:

沈会长保持着审视的目光，慢慢地点了点头，带我们走进堆放着很多杂物的走廊。走廊尽头是一扇厚重的防火门，沈会长推开它，再次开口了。

沈会长:

陈先生，你联系我的时候，我怀疑过你是不是药企派来的人。

查理苏:

现在不怀疑了？

沈会长:

你应该是个医生吧，或者至少曾经是个医生。

旁白:

查理苏没有否认。

查理苏:

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

沈会长:

直觉。

查理苏:

我倒是觉得是因为你曾经也是个医生，所以认识同类。

刚才你推门的时候，用的是手肘。

旁白:

手肘？我有些疑惑，查理苏像是在给我解释一般，继续说下去。

查理苏:

长期无菌操作会让一些医生养成这种习惯，能不用手碰的东西就不用手碰。

沈会长，你的习惯还在，但是手术刀茧已经很淡了。

我有点好奇，你为什么放弃做医生，建立药物安全保障协会？

旁白:

查理苏问得很认真，沈会长用一种新的眼神打量着查理苏，随后又转过头去。

沈会长:

成立吗……和现在的目标是一样的，我希望NOVATEN药业得到惩罚。

如果可以，所有隐瞒副作用的药物企业都得到惩罚。

十九年前，NOVATEN害死了一个女孩。

他们将那位坚持上诉的父亲送进了精神病院。

当时开出处方的年轻医生成了替罪羊，被永远逐出医疗界。

旁白:

这个年轻医生恐怕就是沈会长吧，我想。查理苏的手臂和我挨得很近，我感到他的身体有一瞬间紧绷，仿佛他听过这个故事。

沈会长:

揭发NOVATEN的过程中，我走了很多弯路，现在DEA是我最大的机会。

旁白:

沈会长原本死气沉沉的眼睛烧起来，此刻的他看着查理苏，就像看着一根救命稻草。

沈会长:

从电话里就听得出来，你对NOVATEN非常了解。

如果你有意愿，请务必和我合作。

我们到了。

旁白:

沈会长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平静下来。他停在一个办公室门口，不大的空间内，几个人坐在电脑屏幕前，大概也是协会人员。

跟着沈会长走到他的位置，一路上收到了数个警惕的眼神。沈会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，递给我们，画面上是一只窝在被子里的刺猬。

我:

刺猬？

沈会长:

我知道接下来的话会很不可思议，但还请你们听下去。

陈先生，你提到过第一人民医院曾出现一例服用DEA后心动过缓的病人。

这就是他。

我:

他是灵族？

旁白:

沈会长看起来很惊讶，但随即又露出了放松的表情。

沈会长:

原来你们知道，这就更好了。我千方百计联络到了他。

他告诉我，他正饱受一种疾病的折磨，而DEA似乎加速了病程。

心动过缓带来的头晕目眩只是症状的一部分。

使用DEA后 ，他很难再维持“人”的形态。

当然像他这样的……人并不多见，他也不敢向医院坦白自己的病情。

我:

这种症状，应该就是灵族的退化吧？

沈会长:

你知道这种病？

查理苏:

博学多闻，是我搭档的优点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。

沈会长，据你所知，服药后的这种情况是孤例吗？

沈会长:

我没有听说过其他的病例。

但我有种直觉，它们一定存在，只是目前我没能掌握。

旁白:

如果真如沈会长所说，DEA会加速退化的病程，那么——我犹豫着开口。

我:

退化是灵族面临的普遍状况，按理说……

查理苏:

按理说，灵族服用DEA之后都会出现心动过缓，退化加速的状況。

旁白:

查理苏顿了顿，日光落在沈会长脸上，那抹紫色很税利，让人无法说谎。

查理苏:

告诉我，如果这种药只对你口中并不多见的那些人有害，你还会继续调查吗？

旁白:

沈会长闭了一下眼睛，似乎在回想着什么，片刻，他点点头。

沈会长:

他们同样受到副作用的折磨，也想要讨回公道，这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。

旁白:

查理苏笑了笑。

查理苏:

为了感谢你提供给我的信息，我也会提供给你一个。

旁白:

他从口袋中拿出个东西，轻巧地在掌心掂了掂，我认出那是房东奶奶给他的药盒。

而他的另一只手，握在我的腕间，悄悄捏了一下。他的声音很轻，近乎耳语。

查理苏:

待会要是我无法保持优雅的站姿，记得扶我一下。

旁白:

尚未等我给出反应，查理苏已经单手撕开铝箔，倒出一个小药片，用拇指碾出四分之一片，塞进口中吞了下去。

我慌忙拽住他的袖子，但已经来不及阻止。

我:

你干嘛乱吃药！

查理苏:

放心，我只尝一点——

旁白:

话音未落，他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，额头上布满细细密密的汗珠。

被握住的手上传来下坠的力道，我勉力撑住他的手臂，感到他沉沉地倚靠着我。

一瞬间，我仿佛听到了翅膀扑展的声音。

我:

查——你没事吧！

旁白:

短暂又漫长的几秒钟之后，查理苏似是缓过来了。他抬起头，平复着呼吸，异常明亮的眼睛看向沈会长震惊的脸。

查理苏:

没事。

看来我们证实了，DEA确实可能对所有灵族都产生影响。

旁白:

沈会长沉默着，他的脸上渐渐显出敬佩和感激的神色。

沈会长:

谢谢你，陈先生。我会继续调查DEA对人类的影响。

毕竟在灵族和这种叫做退化的疾病得到普遍认可前，人类的病例更容易作为证据。

旁白:

与沈会长道别后，我与查理苏从协会离开。想要发动电瓶车，但几次都失败了，恐怕是电量不足，只好推着它走。

查理苏的脚步还有些踉跄，我不忍心让他推车，便抢了过来。我们一路沿着护城河边走，一前一后，我还想着刚才他的作为，心里闷闷的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我的头好晕，能不能坐在车上？

我:

你借来的车，随便坐。

旁白:

他长腿一跨，毫不客气地坐了上去，重得我一下子推不动了。

查理苏:

如果未婚妻不开心点，我就不走了。

旁白:

我忿忿地转过身去，他用脚轻松地把支撑架拨下来，一副耍赖的样子，脸上笑容却很柔和。

查理苏:

我父亲是人类，我不是完全的灵族，退化伤不到我。

我:

但你也不用说吃药就吃药吧，谁知道这个沈会长能不能相信，这是在赌博。

查理苏:

他说的事，包括对NOVATEN的仇恨，我相信都是真的。

甚至当时我觉得我也应该做些什么，却没有做。

旁白:

他舒了一口气，就像是找到了很多年以前丢失的什么东西。这大概是一段，我不知道的前史。

查理苏:

我信不信他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必须相信我，并且认为我有他不知道的情报。

这样，他才会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信息。

旁白:

查理苏不紧不慢地讲述着。他思考的时候，眉宇间多了深沉，让我想起，他在这个世上拼搏的时光，比我还要多出好几年。

查理苏:

而且，我确实也很好奇，DEA是否对其他灵族有效。

未婚妻，这算不算合理的解释？

旁白:

他这样说，我仅剩的那点急切也都消散了。只好叹了口气，不好意思地别开脸。

我:

那，希望你每次都能考虑得那么周全。

查理苏:

如果我身上只有一样东西你不需要怀疑，那就是我的能力。

我:

我以为会是你闪闪发光的容貌呢。

旁白:

不过他这样全副武装，确实把闪闪发光的容貌遮起来了。

我在心里开了个玩笑，正准备推起车子继续走，查理苏的手机响了。看到发信人的名字时，他笑了笑。

查理苏:

正好，吉叔查到的东西也来了。

我:

你和吉叔还有联络？

查理苏:

离开家之前，我碰到了吉叔。

可能我父亲预料到我会过去，派他来堵我。

我:

但是吉叔放你走了？

查理苏:

对，还说少爷路上务请注意安全，真是个一板一眼的老管家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语气很轻松。他点开信息，里面附带了一份文件。

这是个文档，并不长，大概五六页，页面边缘打着NOVATEN机密权限的字样。吉叔帮查理苏拿到的是机密文件？

脑海中有许多个念头转过，我知道这样想不好，就像我不应无缘无故猜疑沈会长，但是这段日子，实在每一秒都让人神经紧绷。

我:

查理苏……你有没有想过，吉叔会对你父亲说什么？

旁白:

犹豫再三，我还是说了，心里很雅受，像在当恶人。查理苏或许早就考虑到这一层，但我还是忍不住问清楚。

查理苏在屏幕上点动的指尖顿住了。他抬起头注视着我，捧起我的脸，骨节在我的眼廓摩挲了一下。

查理苏:

别担心，看吉叔的脸，就知道他顶多会死脑筋，不会两面三刀。

从小我干了很多不被父亲允许的事，他总是会包庇我。

给我讲睡前故事、在我上课的时候等我下课、带我散步，那时他比父亲更像是父亲。

我选择相信他。除了你，这是为数不多可信的人，值得冒险。

旁白:

他的手指很温暖，就像在说，不要为了这些折磨自己的心。我闭了一下眼睛，胸口感到安稳。

我:

那吉叔发来的是什么？

查理苏:

是关于DEA成分的真相。

旁白:

我和他一起看向文档，第一行字映入眼帘时，我已经无法掩盖自己的惊讶。

报告中这样说道，NOVATEN已通过实验分离出灵族退化的根源。灵力内存在一种抑制灵力生产并吞噬灵力的因子，被命名为D因子。

通常情况下，该抑制因子和促进灵力生长的A因子是平衡状态，确保灵族不会因为灵力暴走，近年来灵族的退化源于D因子的无序增长。

各个灵族体内提取出的D因子结构相同，因此能够被转移使用，而A因子则是经过特化的，与每个灵族自身的基因有关。

经试验，提取出的D因子也可以快速抑制人类的一些躯体症状，且目前的药物成分检测无法将其检出。

报告到这里告一段落，我半天回不过神。

我:

这就是……退化？这结果是可靠的吗？

旁白:

灵力不是一种看不见，摸不着的东西吗，里面怎么竟然存在着因子，还被提取了出来？

查理苏沉默了一会儿。

查理苏:

如果可靠，就意味着我的判断也失误了。

那位齐总监之前晕倒，并不一定是因为DEA的精麻致死效果。

而是退化加速。

旁白:

齐司礼的昏迷，退化加速……是啊，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，心动过缓的病人，查理苏服药之后的症状也都得到了解释。

我们慢慢地向前走着，各自都需要时间消化这些信息。查理苏的身体好像已经完全恢复了，从我手中把电瓶车接了过去。

我:

把这个成分公之于众的话，会引起轩然大波吧。

查理苏:

嗯。

我:

除了抑制症状，它对人类还有别的效果吗？

查理苏:

目前看来，没有。

旁白:

墨镜上方露出一点紫眸的边缘，那抹紫色沉甸甸地凝滞着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在想什么？

查理苏:

我在想，该不该把那篇公众号文章发给我的房东。

旁白:

查理苏将拆开的药盒拿在手里，翻来覆去。我明白，网络上也并不存在这样一篇现成的文章，他在考虑是否要劝奶奶停止用DEA。

查理苏:

NOVATEN在以慈善的方式推广DEA，这不正常。

他们没有标明新成分，是不愿意暴露灵族的存在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？

我:

这也没什么区别吧。既然你父亲的行为可疑……

旁白:

我们当然应该劝阻别人用药。理所应当的就会这样想，不是吗？

但是，查理苏看起来很挣扎。

查理苏:

那位老太太的关节炎已经很严重了，她吃了很多种止痛药，效果都很微弱。

DEA让她短暂地感受不到疼痛，能够睡上一个好觉。

但如果因此给她带来严重的副作用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劝阻她，劝阻所有人。

现在，我不能确定这个副作用到底是否存在。

除了告诉灵族，不要用DEA。

我现在应该做的，似乎是向药监局申诉，NOVATEN对药物成分和禁忌人群有所隐瞒。

然后，等待一个结果。现在看来，最严重的也不过是责令企业重新标明。

未婚妻，方法与方法之间有区别，区别在于我要不要遵守秩序。

旁白:

我的心颤了一下。我想起了孙泰中，想起那个晚上，查理苏说没有他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，又想起他说自己再也不能当医生了。

医生不应用手术刀杀人，就像他们不会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猜测就劝阻病人用药，说到底，我们只是不信任他的父亲，不信任NOVATEN。

NOVATEN应该隐瞒成分吗，即便这个成分不能为人所理解？当然不应该。但是我们要如何回击？

忽然间，我想到了一个恐怖的，却一次次在我们身边上演的可能性。

我:

如果这个药其实没有问题……

旁白:

如果，只是他的父亲利用了查理苏的反抗和质疑。

查理苏:

我会让本不该痛苦的人，承受痛苦。

但如果它有问题，我也会救到本可能受害的人。

旁白:

可能受害的人，受的会是什么害。本不该痛苦的人，承受的又会是什么痛苦。这能够比较吗，比较，然后得出一个最优解？

答案是不能，这只是——

查理苏:

这是在赌博。

选项光:问他输了会怎么样。

我:

如果这次输了的话，会怎么样？

查理苏:

我不知道。

一直以来比起赌博，我更喜欢一切发展都在掌握之中。

也许是因为遇到了你吧。

旁白:

他摊开掌心，眼神变得遥远，像是想起了什么。我记得这个动作，那个时候，他的掌心里有一红一蓝的两颗胶囊。

查理苏:

飞机上的那两颗药，我以为你不会吃，那是我第一次输。

这么看来，输也没有那么可怕。

旁白:

他的表情很奇异，有些轻松，像是在玩笑，又很决绝，就像是在借玩笑话说出什么决意。

选项夜:告诉他无论如何我会做他的筹码。

旁白:

我握住他的手。

我:

查理苏，如果世界是赌场，万事万物都是筹码，至少有一样我保证你不会输出去。

旁白:

查理苏回握我，带着薄茧的指腹刮过我的掌心。

查理苏:

万一呢？

我:

那她会自己长了脚跑回来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会讲情活。

旁白:

指节上传来收紧的力道，查理苏摇了摇头。

查理苏:

不过前提不太对。你不是筹码，我也不会把你当作筹码。

像我这样的天才赌手，就算什么筹码都没有，也能通吃。

旁白:

他的表情很奇异，有些轻松，像是在玩笑，又很决绝，就像是在借玩笑话说出什么决意。

分支结束

我:

所以……

查理苏:

所以我要先写篇推文发给老太太，名字就叫"危险的DEA和它的神秘成分"。

联系老何，让他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开DEA。

顺便给药监局写封意见书，告知DEA隐瞒成分的问题。

只要他们受理，即使查不出来，至少能拖缓药物上市的进度。

我:

你打算先这么做……那然后呢？

旁白:

天色完全黑了，夜空中出现了第一颗星。查理苏看着天际。

查理苏:

然后，虽然要花点时间，但我会把对方的底牌掀开。

旁白:

一瞬间，我想到了很多东西。带血的手术刀，窄窄的小巷，馄饨摊，头痛，公众号推文，他瘦削了很多的轮廓，还有“不是医生”。

颠覆二十八年来的生活，冒着风险选择信任吉叔，用身体试验DEA。查理苏在赌上自己时那么坚决，及至要赌上他人却又开始犹豫。

这种犹豫该如何安置？我们已经许多次地证明过，在追寻真相的一路上，阴差阳错，我们总会离自己原本的生活，还有原则越来越远。

我有些害怕，又迷茫，忽然很想要问问他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还想回去当医生么？

旁白:

查理苏的目光自天际移向河面，夜晚的河并不是纯黑的，一道一道的水纹泛着粼粼波光，但他没有看我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我始终在想。

也许我不想做消防员，也不想做记者，甚至不想——

旁白:

他顿了顿，仿佛要说接下来的这个词语，有些艰难。

查理苏:

——做医生。

我只是想救人而已。

旁白:

来时所见的晚高峰已经过去了，我和查理苏的王国也不复存焉。我在想，他说的究竟是不是真心话呢？

初起的秋风无差别地席卷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然后，消逝在城市之外。